



大红灯笼是熟透的果实

舟自横

进入寒冬腊月,当父老乡亲瞥见春节刚刚露出身影的时候,就兴冲冲地把大红灯笼,高高地挂在乡村的额头之上。一盏盏一串串,鲜艳而饱满。

人们微笑着,看看自家的,又看看邻居的,嘴上不说什么,但心里都在暗暗叫着劲儿,比试着到底谁家的灯笼更大、更亮、更结实。有好面子的,总是觉得自家的比别人的逊色,便偷偷地又换上了更满意的一个。之后,才感到心里踏实了许多。

节日的气息暗暗涌动着,乡村似乎是最早迎来了春风。孩子们欢呼雀跃,把打盹的狗惊得睁开了眼。灯笼挂起来,就要过年了。他们赶紧跟在大人们身后,小子要鞭炮,小丫头要新衣。

看见灯笼,老人们皱纹深深,眼神里飘过去岁月的岁月。他们年轻的时候,缺吃少穿,哪还有心思和闲钱买大红灯笼呢?况且,别说塑料灯笼,就是制作灯笼的红绸子也难以买到。有心灵手巧的人,便自己动手糊纸灯笼。在大风的天气里,纸灯笼像狂涛里的小船,很快就会变得“支离破碎”。因此,那时候的大红灯笼很是少见。大多数的人家,也就是在年三十晚上,在冰块里弄个洞,放进一根蜡烛而已。蜡烛燃尽了,却舍不得再换上一根。这样的“冰灯”,放的位置不是很高,光影摇摇晃晃,暗

淡得像敛眉怯懦的小媳妇。

走夜路的人,离得很远就能看到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,冰凉的身子立刻感到了温暖。即便是独行的胆子小的女人,觉得寒风里晃动的大红灯笼的影子,就是她男人宽大的怀抱,紧紧拥抱着自己,也不再心惊胆战了。

深夜,天空下起了鹅毛大雪。大雪覆盖住院落、田野,却掩不住大红灯笼的明亮和欢喜。

在无数只翩翩飞舞的玉蝴蝶中间,大红灯笼绽开笑脸,守护着家园和父老乡亲的梦境。它们不时地左顾右盼,和邻居们窃窃私语,并伸长耳朵,谛听着棉被般厚厚的雪地下面发生的事情——田鼠在被窝里翻了个身,大地母亲暗结春天的珠胎。

瑞雪兆丰年,大红灯笼目睹着发生并迎着将要发生的事情。它看见了吉祥的节日即将汇入民俗的大合唱,看见了种子和泥土似乎就要醒来,也看见了沿着乡情植物般伸出的枝枝蔓蔓,风尘仆仆地走在回家的路上。

在乡村的上空,大红灯笼像展翅欲飞的鸟,啄破寒冬里的萧瑟和枯寂,让乡村和父老乡亲似乎都飞翔起来了。它更是乡村在冬季里,结出的熟透的果实,灯光的汁液浓浓的,甜甜,在庭院和夜空里淙淙流淌。

冬日“鱼”趣

曾龙

每年一跨完年,便到了我儿时最为翘首期盼的时刻。这时,爷爷会用抽水机抽干屋后的池塘,让全家人来一场抓鱼之乐。

鱼多是往年抓鱼后放下的鱼苗,也有往年抓鱼时因太小而留下的幼鱼,多为鲫鱼、鲤鱼、大头鱼等,它们用鲜草悉心喂养整年后便有了丰腴的体态。抓鱼前得先做足准备,至腰间的下水裤必不可少,还需带上塑料桶和用竹竿穿起的渔网,前者作装鱼之用,后者则专门来制服难以捕获的大鱼。

爷爷会先用抽水机将池塘的水抽浅,抽水时会有鱼跃出水面,如长了翅膀般不停地来一场优雅的凌空之舞。待抽到露出池塘底部的淤泥,便可径直奔向池塘中的“鱼王”,与它来一场搏斗与较量。这时便要用到渔网,拿起渔网朝逃走的“鱼王”扑去,入网后的“鱼王”即使再挣扎也只能乖乖入桶。

抓完大鱼,也便兴尽。爷爷会把小鱼留在池塘,等其来年长大再捕。这时,我会将“战利品”提入家中,交给奶奶处理。

抓完后的鱼,除了一部分留做腊鱼和现吃,其他的则会分给邻里。互送食物的习俗在我家乡由来已久,常

常是这家西瓜熟了会摘几个送给邻里,那家柚子熟了又会摘几个互送回去,所以在我小时常常能吃到邻里们送的各种果蔬。

抓鱼后的第一顿饭便是花样百出的鱼宴。清蒸、水煮抑或佐以辣椒青蒜爆炒不胜枚举。其中,我最爱奶奶做的豆腐炖鱼。奶奶往往会选取当年捕获“鱼王”的鱼头,混以鱼肠、鱼泡等鱼杂,然后放入豆腐、大蒜等一起炖煮,不久后便会芳香四溢,我常常还会买些蘑菇回来,切成块状一同放入。炖好后的鱼头,汤白如雪色,我往往会先盛上一碗鲜汤入口,其味鲜美,又因掺杂了自己的收获,食之更有滋味,而且爷爷家的鱼多是用自己割的鲜草喂养,所以味中还会混有一丝别样的鲜甜。

做腊鱼,同样也颇有趣味。需先将新鲜的鱼肉用盐腌制,放一段时日,再挂在炉上用果木烟熏烤。不久后,鱼肉便有了腊色,再放些时日即可做菜。做菜前需放入温水中浸泡,让鱼肉复苏些水分,再切成块状,与辣椒青蒜放入锅中爆炒。风干后的腊鱼少了新鲜时的鲜甜,却多了一丝嚼劲,拌饭食之别有风韵。



犹记廊桥临川渡

陶斯宇

“有往事的人爱生命,对时光流逝无比痛惜,因而怀着一种特别的爱意,把自己所经历的一切,珍藏在心灵的谷仓里。”
——题记

相识,一见如故

好像是五岁那年,父亲带我回老家的那个夏天,我见到了那个姑娘——一个有着星星般眼睛的姑娘。我不曾得知她的名字、她的住址,幸运的是,每当漫步在湖边廊桥时,我总能看到那个永远孤单着的背影。

那一次,我悄悄地踩着“猫步”,来到她的身后,拽了拽她扎起的麻花小辫。而她对于我这个年幼的陌生人冒犯的举动并没有生气,只是对着我很温柔地笑了笑。她的眼睛不大,却透着难以隐匿的光泽,或许还有一丝我读不懂的东西。时过多年,曾经发誓要永远铭记的面容,也早已不复存在,当年的承诺也不再是至死不渝。可能后来发生的事太多了,我也只能记住这双眸子了。

相伴,三周之忆

父母忙着给祖父母上坟,空闲时间就和街坊邻居唠唠嗑,收拾收拾老家。我呢,就有了充分的时间,和那个温柔的姑娘“谈情说爱”。

吃过午饭,我迫不及待地往廊桥跑去,迫不及待地窝进那暖暖的怀抱里。那姑娘依旧坐在那儿,依旧温柔地搂过我,依旧沉默地望着远

方。我们就那样静静地坐着,破天荒的,五岁的我没有哭闹,可能是我真的很贪恋那不同于父母的温柔的怀抱。每当我的眼神撞进她那耀眼的眼眸中时,我总能感觉到满满的柔情,还有莫名的安心。三周无言的陪伴,却让我,有了努力去铭记一生的理由。

相离,铭记一生

“可能要回家了吧……”我静静地看着那个姑娘,在心里默默地说,“以后还能见到吗……”许是不想打破这份宁静,临走前,我选择了沉默。

终于,她好像提前知道了什么似的,抚着我的脸,温柔地看着我。她的眼神依旧是那样温暖,那样柔软,可又好像不同于以往,好像还多了一份哀伤,又好像,是努力透过我看着别的东西。她很小声地开口:“可不可以让我,带你,和你一起走。”她那浓浓的哀伤让我不知该说什么,或许是不敢吧。我只能有些笨拙地回抱住她,学着她抚着我的样子,轻轻抚着她的背脊,度过最后一个下午。依稀记得,我的衣服,好像湿了。

十年后,我重返廊桥,依旧是曾经的模样,却再也未能找到那个温柔的姑娘。我四处询问,终于,找到了答案。一个老妇人说:“那女娃子,很早就死了父母,养活自己,还得养活妹妹……”

温柔的姑娘,你过得好吗?

犹记廊桥临川渡,道岁月难留,忆时光,知否?

印象来安 文思来安

施西

来安,是我从未到过的安徽滁州小城。受邀动身之前,做了一番想象。来安——来者皆安啊!驱车前往的路途上,意外地发现,她竟然是安徽最东边的城市,毗邻江苏,和南京接壤。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。在赶往池杉湖湿地公园的路上,利用朋友圈的定位功能,一会儿显示南京六合区,一会儿显示安徽滁州。这两个地方都牵动着我的心,我父亲就是江苏人,母亲是安徽人,而我的婆家就在滁州!

江苏和安徽都是文脉深厚的大省,经济富庶,人民勤劳。来安县的作协主席王道琼女士为宣传来安不遗余力、忙前忙后,心里暗生敬意。宝地来安,吸引了皖、苏两省最优秀的作家五十余人来此,领略她的风姿绰绰,赞美她的生机勃勃。

美丽的池杉湖湿地公园里成群栖息的珍贵鸟群,或密密地栖息在水中茂密的池杉树上,或成群呼啦啦地飞过绿色湖面。这里是鸟儿们的美好家园。

荡舟在冬日平静的湖面,茂密的池杉树林就夹道迎接般地映入这些作家的眼睛。红色的针叶黑色的树干,笔直地矗立在湖里,并不言语,大方地尽情地展示着自己的美。绿色苔藓密密地布满着暗黑的树干,这枫叶般地红已经打破了冬日的黯淡肃杀,显示着一派生机和温暖。

不仅有伟岸正直的池杉树,还有

安稳绽放的睡莲。在这已经完全冷下来的冬日里,还悠然躺在水面,舒展着墨绿色大圆盘似的莲叶。深浅不一的红莲点缀在绿色和墨绿的湖水莲叶之间,引得本来就对美敏感的作家们挪不动脚步。欣赏、赞叹!

紧张的行程中,我被一朵盛放在桥下的莲花吸引,停下急匆匆的脚步。欣赏着,兀自想着:“是否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,今天将花瓣舒展到极致?”

在来安半塔镇美丽乡村黄郢村、“红色乡村”大刘郢村,还有安徽9个亿元村之一的舜山镇林桥村……作家们纷纷赞叹于乡村风貌的魅力,村前屋后,整洁院落。孩童嬉戏,老者自得,妇人笑意融融。更惊叹于美丽乡村的文化建设,随处可见的成组壁画,就地取材用稻草扎起的红楼梦中的“宝黛”、桃园三结义中的“刘关张”、西游记中的师徒四人……还有村里的孩子在围着这“稻草雕塑”嬉闹玩耍。我忍不住举起相机,这正是我心目中真正的美丽乡村!摘星星接地气充满生活气息,是咱们党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农民都该过上的好日子啊!如果还有人不知道幸福究竟是什么模样,那么来到来安的美丽乡村看看吧!

来安的风土人情,她的眼角眉梢,入了我的心,随着文思,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祝来安越来越好!